



世界文学名著全集
WORLD CLASSICS

天才(下)

(美)西奥多·德赛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人民出版社

天才

[美] 德莱塞 著
丘平蓝 译



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
内蒙古文化出版社

第四十三章

这样的荣华富贵、安逸舒适是尤金从不曾享受过的，这就是目前的症结所在；这使他不仅在他的那一大群助手们当中，就连在自己家里，都象个奢侈的君主。安琪拉这些年来一直惊奇地注视着他的发展。这时候，她终于相信各方面来说，他都有惊人的才华——注定要在艺术、金融、出版，或者在这三方面大有成就的。她对他的品行始终抱有坚定的态度，因为她比以前更相信，要达到更加令人眩惑的显著的地位上的前进，他一定得更加谨慎。现在，他成了人们注目的焦点。他们对他那样卑躬屈膝，可是又那样阴险可怕。一个处在他这样地位的人一定得处处留心，包括自己的服装、言语等细节。

“别这么大惊小怪，”他老向她这么说。“看在上帝份上，让我安静一下！”这只引起更多的争吵，因为安琪拉不顾他的愿望，为了他好，而约束着他。

各个领域——艺术、文学、慈善事业、商业等等中的重要人物都开始来找他：第一，因为他头脑聪明；第二（也是更重要的），因为他对他们有利，在各种行业里，老是有些人想通过一个成功的人所代表的途径（不论那是什么），而有所得。这种人加上那些希望沾光讨好处的人，就形成了每个成功者的一批随从。尤金有他的随从，他们是跟他地位、身份相等或是比他地位较低的男女。他们总热切地和他握手，说上一句：



“啊，是的，真的。联合杂志公司的出版人！啊，是的，是的！”女人们则露出迷人的微笑，对他显露出整齐、雪白的牙齿，心里觉得很遗憾，所有漂亮、成功的男人为何都已不是单身。

那年七月，他从费城回来，联合杂志公司搬进了新建的大厦，于是他就坐进了他一生中最堂皇的办公室。一个调皮的助手，为了讨尤金的欢心，提出出公份买花。他房间里放着花梨木家具，四壁粉刷成白色、蓝色和金黄色，使它跟其它装饰不同，更为动人。这间房里到处装饰着大束的玫瑰、香豆花和石竹，全插在各种颜色、各个国家、各种种类的彩绘的、美丽的花瓶里。他的光滑的花梨木大办公桌上也摆有鲜花，桌面上覆着一块厚玻璃板，在那下面，打磨得雪亮的木头闪闪发光。在他搬进去的那天早晨，他举办了一个不大的招待会；科尔法克斯和怀德都来了；他们在看过他们的新办公室以后，都来了。大约三星期后，又举行一次大招待会。那次招待会上，吸引了纽约各派的名流。它吸引了一大群人——艺术家、作家、编辑、发行人、著作家和广告人员——到这座大厦里来。他们均目睹了这一盛况。在那次会上，尤金和科尔法克斯跟怀德负责招待。年轻人远远地羡慕他，羡慕他的事业取得这般成就。他的发迹的确非常迅速。一个开始做艺术家的人，竟会一变而成为文艺界的一个重要人物，这在出版界看来，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

他的家也布置得豪华奢侈，和在办公室里一样，他也是一个大人物。难得有安琪拉单独相处的机会，因为家中老是人来客往，可是就连在他们单独一块儿的时候，他对她都是一个大人物。很早以前，她就相信他终有一天会在艺术上有一番成



就，但是看着他成了纽约商业界的一个了不起的人物，成了出版业的风云人物，有了贴身仆人，有辆汽车，可以随意地乘坐出差汽车，在最华贵的饭馆和俱乐部里吃饭，经常跟一些要人来往，这还真出乎了她的意料。

她对他不再那样有自信心了，也不再确信自己有控制他的力量。他们为小事情争吵，尽管她努力避免。他现在似乎改变了，变得更为深沉。就连这会儿，她都很害怕，怕他终因过失而一无所有，怕世上到处都看得见的那种歹意、嫉妒和猜忌的力量会使他受到伤害。它们象狂风似的飘忽地吹来吹去。尤金倒安心得很，虽然偶尔想到的时候，他也会对自己的安全感到烦恼，因为他在这家公司里没有股份，所以就象一个看门人一样，受着科尔法克斯的恩惠，可是他认为自己是不会被轻易被辞退的。

科尔法克斯对他很亲切。有时候，会令他大吃一惊，印刷装订的安排竟会大出差错，影响了他的出版日期，但是怀德总能找到借口。科尔法克斯请他到他的乡村别墅去，到山上他的小屋去，乘快艇作短距离行驶和钓鱼，因为他乐于与他交谈，但是他难得请安琪拉一块儿去。他似乎认为这样做不必要。尤金不敢为这种疏忽去提醒科尔法克斯，可是又怕安琪拉会胡思乱想。这儿也是尤金，那儿也是尤金，科尔法克斯还经常喊着，“你在哪儿，老朋友？”他似乎一刻都离不开尤金。

“喂，老朋友。”他老这么说，一面仔细打量着他，仿佛在打量一匹纯种马或是一只纯种狗那样，“你大有进步，这份新工作很适合你。你刚来这儿的时候，倒看不出会这样。”他总摸摸尤金穿的最新的衣服，或是批评一下他的领针和领带，或者提醒他，如果他要穿得十分考究，实际上他可以选一双更好



的鞋。科尔法克斯照料着他新捕获的东西，就象一个人照料一匹纯种马似的。他老告诉尤金社交生活上的一些琐事，什么事该做，什么地方该露脸，什么场所该做，仿佛尤金什么都不知道。

“我们星期五下午上萨魏奇太太那儿去的时候，你得带个特刺克斯顿旅行袋。那个东西你见过吗？喏，就是那玩意儿。有一件伦敦上衣吗？嗨，你该有一件。那儿的那些仆人专会根据你的衣着来估计你。每人非得开发两块，总管得来上五块，别忘了。”

尤金很讨厌他的那副神气，就和他恨他一直忽略了安琪拉一样，但是他不敢直接指责他。他看得出来，科尔法克斯是反复无常的，他可以痛恨一个人，也可以热爱一个人，而很少调和。尤金这会儿就是他宠信的人。

“我叫车子在星期五两点钟接你，”在安排一个周末旅行的时候，他常这么说，仿佛尤金没有汽车似的。“你准备好等我。”

那天两点钟，科尔法克斯的蓝色大旅行车飞驶到公寓的大门口，尤金的仆人把他的皮包、高尔夫球棒、网球拍和周末娱乐的所有工具，全搬下来，车子就开走了。有时候，安琪拉留下来，有时候尤金尽力将她一起带去，但是他发觉他总是不得不机敏圆滑地顺从着科尔法克斯的冷淡态度。尤金老要向她解释其中的原因。他多少有点儿替她难受，可是他又觉得这种区别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。她现在是上流社会的人了，可她却还不很适应。这些人比安琪拉冷酷、尖刻、机敏。他们世故而冷漠，这是安琪拉没有办法办到的。事实上，安琪拉和这些社会名流同样文雅有体面，甚至比他们还文雅些，但是她的确缺



乏那种机智和那种浅薄的自满与自信，而那正是那批闪闪发光的漂亮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。尤金不论是否感觉到它，却能假扮出那种态度来。

“啊，没有关系。”她老说，“既然是为了你的事业的原因。”

话是这么说，这件事仍让她觉得满心委屈，因为这似乎是一个无缘无故的侮辱。科尔法克斯不当一回事地任着自己的性子交朋友。他认为尤金很适合这种高尚的生活，安琪拉就不成。他做出这种粗鲁的区别，并按照这种区别行事。

于是，尤金知道了社交界的一件怪事：在这些“高贵”的圈子里，一个男人常常受到接待而他的妻子却倍受冷遇，或是和这相反，并且只要能这么办的话，大家都不将此作为一件事。

“啊，那是柏克伍德嘛。”有一次，他听见一个时髦的年轻人提到费城的一个人。“他们怎让他进来了？他太太挺不错，他就差多了。”还有一次在纽约的一个宴会上，当仆人通报一位太太来到时——她丈夫就在同一张桌上——他听见一个女儿问她母亲道，“怎会把她请来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，”她母亲回答；“我没有请，准是她不请自来。”

“真不要脸。”女儿回答——等那位太太走进来，尤金看出来是什么缘故。她不漂亮，衣服也不够考究和文雅。这使尤金很吃了一惊，可是他多少倒也明白。当然，没人可以这样指摘安琪拉。她很动人、模样很好。唯一的弱点只是她缺乏那种喜欢玩乐的社交风度，他觉得这太不好了。

他想多在自己家中举办宴会而使这一点得到满足，这些宴



会随着时间的进展，变得愈来愈讲究。起初，他刚从费城回来，他只请几位老朋友来吃饭，因为他还不十分确信，也不知道到底有多少人愿意来分享他的新荣耀。尤金依旧非常热爱早年认识的那些人，他可并不势利。的确，他当然和那些上层人工更为接近，可是对那些微贱的人。那些故旧，依然喜欢他们，并珍视早先的友情。很多人来借钱，因为他结交了许多当时倒运的人，但是更多的人是冲着他的名气来的。

尤金亲切、愉快地结识了当代的大多数艺术家和知识分子。他家的饭局中，经常出现一些艺术家、出版商、大歌剧明星、演员和剧作家。其中，他的高薪水、华丽的公寓和方便的交通、豪华的办公室和他的亲切和蔼的态度，对他都大有帮助。他略带谦虚地说，他可没有改变。他说，他喜欢善良、质朴而随和的人，因为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伟大的人，但是他无法断定自己正走到了一个什么样的阶级上。目前，他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有名有利、美丽的、坚强能干的人，因为别人他都没兴趣。他也难得看见他们。如果他看见他们，也只能用周济表示同情和怜悯了。

对于那些与富贵无缘的粗俗的下里巴人，很不容易指出奢华和高雅对没有经验的人渐渐投下的帐幔和魅力，会把世界渲染得焕然一新。生活常意味着斗争和挣扎，梦想着终有一日，美梦成真。事实上，除去在一切下面的那个最后的实质或是原则外，就是这样的了。对于那些摆脱了不和谐的人，和谐就是一股魅力。对于那些摆脱了贫困的人，富贵就是一种美梦。尤金原本是美的爱好者，钟爱天造自然的一切微妙、完美、和谐的事物，所以他对这个比较宽广的境界迷恋不已。显然，他几乎是情不自禁地向这个境界走去。每一件接触到他的目光或是



慰藉了他的情感的新鲜事，都迅速地使之适应了一切以前经历过的事情。他觉得仿佛他正是为这个美好境界而生的，在这个境界里，乡村别墅、都市华厦、都市和乡村俱乐部、华贵的饭店和旅馆、汽车、娱乐胜地、美丽的姑娘、矫揉造作的态度、精妙的赞赏和完美的装置，是与生俱来的附属品。这是真正的天堂——世界上的那种物质与精神完美的情况。这是全世界的梦想；从劳苦、混乱、孤独、寂寞、卑劣的思想、混乱的意见，以及一切肉体的疾苦中，世界渴望达到这个境界。

永远不会有疲倦、疾病，也没有痛苦和不幸。生活中的一切困难、混乱和缺陷在这儿都无藏身之处；你在这儿只看到人生的美好、健康与力量。在尤金的越来越舒适的生活的时候，他就越来越深刻地感觉到，生活多么有力而热切地为人类爱好奢侈的心情服务。这世界上有许多东西都长得可爱，大片保护得很好的、幽美的乡野地方，有着各种乡村俱乐部、旅馆、海滨胜地等的景色怡人的场所。他发现运动、娱乐、体操，都组织得非常好，一代代人为之献身。他并不非常享受这种安逸的社交，但是他在工作时间以外，可以流连在这样广泛的娱乐里，梦想着将来他安享天年的样子。乘快艇、开汽车、打高尔夫、钓鱼、打猎、骑马、打网球和玩马上球戏，一种人对某个项目尤为精通。玩纸牌、跳舞、吃饭、闲逛，这似乎经常占据掉许多人的光阴。他只能走马看花似的看着这一切，但是总比没有好。这比他以前所做的已经好多了。他开始看清楚世界是怎样组织的，它的财富的范围多么辽阔，它的贫困的深渊又多么幽邃。从最低微的乞丐到最高贵的场面——这是怎样的一个天壤之别呀！

安琪拉简直跟不上他的那些遐想。的确，她现在只到最好



的裁缝那儿去做衣服，她还买了一些漂亮的帽子和昂贵的鞋子，出门就有汽车，出租车或丈夫的车，但是对于这一切，她和他的感觉并不一样。她觉得这仿佛是一场梦——象什么来得那么突兀、那么充沛，因而不能持久的事情一样。她忍不住要想，尤金本质上既不是出版商，又不是编辑，也不是金融家，而是一个艺术家，他永远是一个艺术家。或许他所选择的职业能令他名列双收，但是有一天，他还是要离开出版界，回到艺术上去的。她认为他现在所做的投资是稳妥的，而他们的股票和银行存款（主要是可以转售的股票），能十分安全地保证他们的未来，足够保证心地安宁，但是他们毕竟并没有存多少钱。他们一年得花八千多来维持生活，而他们的开支愈变愈大而不是愈变愈小。尤金仿佛变得越来越奢侈了。

“我想我们不必请那么多客。”安琪拉有一次坚决地说，但是他对这种埋怨根本不理不睬。“做我这样的事不得不请客。这样才能使我的地位更稳固。处在我们这样地位上的人非这样不可。”他终于大开门户，招待大群真正显赫的人，而且多才多艺的人——真正特殊的聪明人——大多数都上他这儿来吃饭、喝酒、羡慕他的舒适，希望自己亦能这样。

这些日子里，安琪拉和尤金越来越疏远了，以前的亲密已不见了。她始终没有忘却和宽恕他那次所犯的可怕过错，也始终不相信尤金能够改变享乐主义的作风。成群漂亮的女人来参加安琪拉的茶会、餐会和他们共同举行的晚会的招待会。在尤金的安排下，成形了很多有趣的节目，因为这会儿邀请些音乐、戏剧、文学和艺术的名人来表演，在他已是轻而易举的一件事了。他认识一些男女，会用炭或是蜡笔速描，会变戏法和扮演人物，会唱歌，跳舞，弹琴，朗诵和随便讲讲滑稽的笑



话。他坚持只邀请特别漂亮的女人，因为相貌平庸的女人让他觉得不高兴；说也怪，他发现了许多非常漂亮的女人，而且她们还是歌唱家、舞蹈家、作曲家、作家、演员和剧作家呢。她们都很有口才，并且忙着“款待她们自己”——事实上，她们就是来玩乐的。他的餐桌上常常有一种辉煌的景象。他的拿手戏之一，就是把十五到二十个凌晨三点后还未离开的客人，塞进三、四辆汽车，驶到市外一家旅馆去吃早饭，看日出。花上七十五块钱租几辆汽车，或是付三十五块钱为这一群人的早饭买单，他从不操心这样的小事。抽出皮夹来，拿掉四、五张或是五、六张十块钱钞票，让人觉得真痛快，因为他知道这实际上并没有多大道理。他会赚到更多的源源不断的钱的。他可以随时差人上出纳那儿去，支取个五百到一千块钱。他皮夹里经常带着一百五到三百块，其中没有一张零钞。他还带着一本小支票簿，多半用支票付账。他喜欢摆出大人物的派头，还常认为别人也把他看作是一个大人物。

“尤金·威特拉！尤金·威特拉！他可真好，”或是“他怎样爬上来的，这真了不起，对吗？”“我那天晚上在威特拉家里。我从未见过那么豪华的公寓房间？那真美极啦！窗外的景致也如此迷人！”

人们对在他那儿遇见的人物品头论足，在他那儿遇到的聪明人，漂亮的女人和美丽的景致。“威特拉太太也多么漂亮！”

但这些谈论中也不含诽谤和攻击；对威特拉太太的性格，难得听到一句中听的话。她不象尤金那样才气横溢——或者不如说，评论是意见不一的。有些人欣赏尤金的聪明、浮华、英俊和潇洒。有些人则爱慕安琪拉的恬静、稳重、真挚和忠诚。不过大家都看得出她对她丈夫是一个忠实的女仆，死心塌地地



天 才

爱慕他。

“多么朴实、善良的小女人呀。不过他和她结婚倒是奇怪的，对吗？他们之间差距太大了。但是他们又似乎有很多共同的地方。真是件怪事——对吗？”



第 四 十 四 章

尤金的事业仍在向上发展，后来，他又遇见了前纽约州参议员，长岛地产公司总经理——肯杨·温菲尔德。温菲尔德是一个土地的开发商、地产投机商、金融家、艺术家等等——他的气质和尤金类似，他们是同一类人，目前在地产投机方面干得很有成绩。温菲尔德又高又瘦、黑头发、黑眼睛，鼻子稍微有点儿鹰钩形，还挺惹人喜欢，庄重、潇洒，很有理智，颇有魅力，非常乐观。他年纪四十八岁，有城府，很事故，有主意、有幻想、有办事能力，挺有见识，一定程度上说控制力也较强，善于在这个复杂的人生斗争中保持自己的地位。其实他没什么了不起的，但是他很近似那么一个人，所以许多人都觉得他就是的。凹陷的黑眼睛闪烁着一种古怪的光芒，看起来甚至象是红色。脸庞苍白的、微微瘦削，具有一些洗炼的麦菲斯托的特征，虽然并不太多。他的外貌一点儿不难看，只是敏锐、狡猾、高雅。他结交达官贵人，向他们借钱，来实现自己的计划——或者说幻想。他的幻想总是远超出他的财力，却又是那么美妙，所以跟他和这些幻想一块儿工作，真是一件愉快的事情。

温菲尔德首先是一个地方投机商，其次又是一个妄想家和富有远见的人。他幻想着在美丽的市郊建造豪华的乡村别墅，中间夹着平坦的林荫大道，还备有阴沟、煤气、电灯、适当的



铁路交通、电车，以及一个完备的住宅区所应有的一切舒适设备。这个地方的环境必须又幽静、又高尚，又讨喜、又安稳，而且与市中心交通便利——他极端喜欢市中心。温菲尔德生长在布鲁克林，做过政治家、演说家、保险商、营造商等等。近郊的很多地产他都经营过——温菲尔德村、朝阳村、露里坦尼亚村、栒村——占地四、五十亩和一、两百亩。靠了别人的钱，他把这些地分成许多块，种植优美的林木，有时还有一片绿草地铺在当中，又铺设了混凝土人行道，还有种种高贵的规矩等等。谁只要看过温菲尔德的一块完美的郊外地产，总会发现这个新兴的改良中心里，有一块地皮是划开来给公司总经理肯杨·温菲尔德先生建造豪宅用的。用不着说，这些地从未建过任何建筑。他曾周游世界，去过很多地方，见过不少世面，但是温菲尔德村、朝阳村、露里坦尼亚村或是栒村（这些土地的买主这么听说），却是他最后审慎地选择出来的，他将要在此安度他的晚年。

尤金遇见他的时候，他正在规划格雷夫森德海湾一带明纳塔溪那儿的地产。这是他这辈子最宏伟的计划。有些布鲁克林的政治家和金融家在经济上都屈从于他。他们看见他在小事业上做得不错，从十英亩、二十英亩、三十英亩的地产上获得百分之三、四百的利润，但这件工作是极其迂缓的，尽管他才华横溢。目前，他已经拥有三、四十万的资财，一生中头一次感到在金融事务上可以随心所欲了，想做什么都行。他会见过各种各样的人，律师、银行家、医师、商人等。他管他们叫作“有闲阶级”，这些人全都有几个钱可用于投资，他顺利地把上百个有身份的人引进他的计划来。然而他却从未将他的伟大梦想真正实施过，因为他想在牙买加海湾上建立一座大仓库和码



头设备。如果可以办到，他可以赚到几百万块钱。他还想在哪儿布置一个某种样子的华丽的避暑胜地，对此他还没有明确的构想。他的广告随意地刊登在各报上，他的标志，或与其说是他的“镇市”的标志，也在整个长岛广泛分布。

·尤金还是在萨麦菲尔德公司工作的时候初次会见他的，但是这次重逢却是在长岛北岸汉浦斯塔德附近威利布兰德的家里。他接受了威利布兰德太太的邀请，在一个星期六下午上那儿去玩。威利布兰德太太和他的一次普通宴会认识的，两人还共舞一曲。她很喜欢他的愉快、活泼的态度，于是就请他上她家里去。温菲尔德也乐于赴约。

“哦，是的，”温菲尔德愉快地说。“也仍牢牢地记着您。您现在是在联合杂志公司里，我知道——有人告诉过我——我想那是一家很有实力的公司吧。我跟科尔法克斯先生很熟。我有一次跟萨麦菲尔德还谈起您。那是个了不起的人儿，值得信任。您以前给他们作过一套炼糖公司的广告。您或许早就发现了，我在给露里坦尼亚村做广告的时候，就抄袭了那广告的创意。嗨，从那会儿以后，您的境况确实有了极大的改善。我有一次告诉过萨麦菲尔德，他觉得您真是个福气，他还不相信。他太自利了。他不知道怎样跟人平等相处，团结工作。

尤金想到萨麦菲尔德，不禁笑了起来。

“一个能干人，”他简单地说，“他给了我很大的帮助。”

温菲尔德听了很高兴。他还以为尤金会不高兴的。他喜欢尤金的温和态度和聪明的、富有表情的脸孔。他想起来，不久他将宣传自己的一个大开发计划，就去找尤金，或者说是找那个搞过那套炼糖公司画片的人，请他给他广告提出宝贵的建议。



缘份这东西多么奇妙。它将素不相识的人们吸引到一块儿。没一会儿，尤金和温菲尔德就并坐在走廊上，眺望前方碧绿的树林、辽阔的海峡和上面点缀着的白帆，还有康涅狄格州的朦胧的、遥远的海岸。他们谈着一般的地产投机事业，地皮的价值，以及这样的投机通常会有怎样的结果。温菲尔德急于想跟尤金交个朋友，他非常乐于亲近尤金，尤金端详着温菲尔德的灰白脸孔，细瘦、洁白的手和那套柔软、灰白的衣服。他外貌精干，与他在外的名声相符，他显得比任何他干过的事情都好。尤金看过露里坦尼亚村和梅村。他不认为这是一片好地产，但是不论怎样，它们总是很幽美的。对中产阶级讲来，这些地产是很不错的。

“我觉得您一定非常乐于设计一片新的地区。”他有一次对温菲尔德说。“一块未开垦的荒地变成街道和房屋，这样的主意总能让我觉得很高兴。想到把它布置好，在适当的地方设计一些房屋，那正合我的胃口，有时候，我希望是个天生的建筑师。”

“这当然好，如果只是这样，那真太合理想啦，”温菲尔德回答。“这件事主要是资金问题，而不是别的。没有钱就没法买地和改良它了。如果你要作很大的改良，那费用也就很大。在工作完成之前，钱是拿不回来的。随后你得等待。你不能把新建的房屋全部卖掉，因为你一把它们卖掉，你就不能把它们当作新的来出售了。在你进行改良的时候，你负担了更重的税额。如果你把一块地皮卖给事业上的对手，他或是她也许就会造起一所房屋，所把邻近一带的价值给你毁之殆尽。你不能把图样的细节在一张契约上一口咬死。你只能写明这房屋所值的最低价格和所用的材料的质地。有些人的审美观是与众不同



的。对各区鉴赏力又可能会不一样。当你正盘算着要在东边盖房子的时候，纽约这样一座都市或许会突然决定要在西边大动土木。因此——唔，考虑的事情应该尽可能详细。”

“这听起来挺有道理，”尤金说，“但是如果一个适合的计划合适地表达出来，那自然就能吸引那些适合的人？您不是凭着自己的意见来订立条件的吗？”

“对，对，”温菲尔德轻松地回答。“如果你对这件事给予充分的注意，那是可以办到的。可惜的是，有时候你又可能过于注重细节。我就看见过不少非常完美的计划，结果无法付诸实施而归于失败。那些有鉴别力、有传统、有资财的人，通常是不想搬到新建的郊区去的。你得跟那些有钱的暴发户做生意。他们大多数都生活奢侈，肯花大钱，可是他们却并不总知道怎样改善。如果他们有钱，却不一定是个有品味的人，懂得欣赏你的想法，可是如果他们有眼光，他们又没有钱。可能的话，他们自然希望改善一下生活条件，却又无能为力。一个在我这样地位上的人，就象是个艺术家、是个教师、是个听忏悔的神父和金融家等等合而为一。在你开始做一个大规模开发地产的人的时候，你就必须合几种身份为一。我有过几次成功，也有过几次很大的失败。温菲尔德村就是一次最糟糕的，现在，我已经厌恶它了。”

“布置一所海滨娱乐场或是一处郊区娱乐场是我一直以来的希望。”尤金梦幻般地说。“我只到过一、两处国外的海滨娱乐场，但是我觉得这里一所娱乐场都没有——的确，在纽约附近没有一所——是完美的。机会太好啦！以前办过的太糟糕啦。缺乏宏观的计划和精细的打算。”

“和我想法一样，”温菲尔德说。“我都想了多年啦。这是